

散文卷二

何乃健

诗文集

七千多年来，无数稻农流尽了  
汗水，成一池比海水更浓的汗水，  
把汗水里苦涩的盐，转化为细嚼白饭时，  
留在舌根的香甜。

《白饭》

I 338.15  
20124  
2

千秋

文学

59及60

散文卷二

何乃健  
诗文集



大将出版社



文学

59及60

大将出版品第342及343种

何乃健诗文集·散文卷二

作者：何乃健

社长：傅承得

发行人：傅兴汉

法律顾问：吴汉强律师、王瑞隆律师

总编辑：徐婉君

编辑：郑美玉

出版：大将出版社（马来西亚）

发行：大将出版社（马来西亚）

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(473710-T)

21-A, Jalan SG 8/7, Taman Sri Gombak,

68100 Batu Caves, Selangor D. E., Malaysia.

Tel: 03-61883266 Fax: 03-61885266

E-mail: mentorp@streamyx.com

Blog: blog.yam.com/dajiang

印刷：TCKL CORPORATION SDN BHD

35, Jln Johan 6, Tmn Ind Belmas,

Johan Rawang - Greatway Industrila Park,

48000 Mukin Rawang.

第1版第1刷：2011年8月1日

单行本定价：RM 24.00（平装）；RM 40.00（精装）

全套定价：RM 120.00（平装）；RM 200.00（精装）

著作权所有·侵害必究

图书分类：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
Ho, Nai Kin, 1946-

[He Naijian shi wen ji : san wen juan er]

何乃健诗文集：散文卷二 / 何乃健著

(千秋文学；59-60)

ISBN 978-983-3941-70-4（平装）

ISBN 978-983-3941-71-1（精装）

1.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--Malaysia. 2.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(Chinese). 3. Chinese literature--Miscellanea

I. Title. II. Series.

895.1852

本书如有缺页、破坏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本公司调换。



# 目 Contents 录

- 7 佛在众生里
- 9 北纬五十六度的星夜
- 11 母亲的脸是秋收后的田
- 13 田鼠又来袭
- 15 花踪过处絮缤纷
- 24 被轮子压过的谷种
- 26 在水患与亢旱间徘徊
- 28 溅出的蝉声
- 30 青山·大海·荒漠
- 32 青蛙的心跳

|           |    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星光，盛放的花朵  | 34 | 74  | 让更多侧芽茁长  |
| 微笑，黑云的金边  | 36 | 76  | 违反神旨的殿堂  |
| 蒙上污秽的镜子   | 38 | 78  | 一散千里的绿意  |
| 桥，忘了自己是桥  | 40 | 80  | 嵌阳光于稻穗   |
| 穿高跟鞋的蜈蚣   | 42 | 82  | 几粒白米饭    |
| 开枪前的省思    | 44 | 84  | 饭，无食则反   |
| 燃烧血和泪     | 46 | 86  | 水牛群像     |
| 拖石柱的挽纆断了  | 48 | 88  | 耕者有其田    |
| 被自己的影子吓死  | 50 | 90  | 灌溉着恶梦    |
| 春的踪影在空里   | 52 | 92  | 奇迹稻的奇迹   |
| 振翼而起的黄蜂   | 54 | 94  | 向神农致敬    |
| 嗅不到的花香    | 56 | 96  | 退后原来是向前  |
| 黑洞·星辰·流萤  | 58 | 99  | 历史中的蝗虫   |
| 沾湿翅膀灭火的鸟儿 | 60 | 101 | “和”字的启示  |
| 当雨刷子坏了    | 62 | 103 | 一粒米中的天地  |
| 太阳和雷雨云    | 64 | 105 | 从稻的换种想起  |
| 上帝不同的手指   | 66 | 107 | 施肥与文化    |
| 因果律的真谛    | 68 | 110 | 司马衷与硕鼠   |
| 蜡烛        | 70 | 112 | 没有蛙鸣鸟啭之后 |
| 股市与人生     | 72 | 114 | 短暂的沙丘   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想起世说新语    | 116 |
| 不如一根狗尾草   | 119 |
| 心中的蛛网     | 121 |
| 与死神争相做事   | 123 |
| 死亡的力量     | 125 |
| 黑暗中看得更远   | 127 |
| 不屈的双翼豆树   | 129 |
| 持着火炬逆风而行  | 131 |
| 聆听心海的潮汐   | 133 |
| 酷日·渡头·难民船 | 144 |
| 褐飞虱与因果律   | 147 |
| 无为无不为     | 150 |
| 没有瞳眸的眼睛   | 152 |
| 藏在花心的果实   | 156 |
| 露珠与荷叶     | 158 |
| 彩虹不问水源    | 159 |
| 白鸽胡姬      | 161 |
| 带刺的鲜花     | 163 |
| 如果有来世     | 165 |
| 小小火舌      | 167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曼哈顿烽火    | 169 |
| 春雨和大海    | 174 |
| 水田像海绵    | 176 |
| 比撒哈拉更荒凉  | 178 |
| 除夕的期盼    | 180 |
| 虫害与谋攻    | 182 |
| 金穗编织的长毯  | 184 |
| 平淡是福     | 187 |
| 矮瓜、小丑、蛇尾 | 190 |
| 风稻       | 192 |
| 爱情·利剪·盐  | 194 |
| 皮影戏里的画皮  | 196 |
| 在险恶的江湖里  | 198 |
| 思变之后     | 200 |
| 绞不死的相思   | 202 |
| 骑脚车的日军   | 204 |
| 将楚辞裹入粽子里 | 207 |
| 孕育更多新蕾   | 210 |
| 野稗与莲花    | 212 |
| 拥抱露，拥抱世界 | 214 |



## 佛在众生里

卫塞日又到来了，孩子们都怀着欣悦的心情到佛学院去浴佛。当孩子舀起漂着花瓣的净水，轻轻地倾注于玉佛身上，我的心里也有一道清澈的溪涧潺湲流过，冲涤了久积的尘垢，泛起一丝直透心脾的清凉。

一位向来迷信科学万能的朋友，好奇地问我：

“佛教徒对寺里的佛像献花、顶礼，你不觉得这种做法和拜树头，拜岩石，拜高大的白蚁窝，拜各种奇形怪状的偶像一样，是一种迷信吗？”

我平静地回答：

“有些愚昧的人，依凭幻觉，不善用智慧思考和推理，误信一些参天大树或嶙峋怪石有精灵隐身其间，莫名其妙地萌生敬畏的心理，对着这些树头石块烧香膜拜。有些利欲熏心的人，以为这些物体中隐埋着一条致富的捷径，不辞劳苦，远道而来，求财祈禄。这些违悖因果的作为，都是真正的迷信，与远古的拜物教徒崇拜各种面目狰狞的偶像一样的无知。”

我把目光转移到窗外去，色彩鲜明的国旗正在微风中飘扬，像苍鹰扑动着翅膀。我心中倏地闪现一道光芒，于是继续对这位朋友说：

“正信的佛教徒向佛像合十，对象并非佛像本身，而是佛陀崇尚自由、慈悲与众生平等的精神。向佛像顶礼，正如向英雄纪念碑献花，是为了追思为国

捐躯的英魂与增强爱护和平的信念，而不是敬礼那堆砖块和石子。我们向先哲的铜像鞠躬，是为了缅怀他们的高风亮节，并且见贤思齐，而不是崇拜那块冰冷的金属。我们向国旗致敬，是为了热爱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国土，而不是迷信那匹颜色缤纷的彩布。”

他再发问：

“既然佛不在塑像中，那佛又在哪儿呢？”

我说：

“佛在众生里。有一位名字叫做白隐的禅师，曾经说过一个充满禅趣的比喻：‘众生本来佛、如水与冰、离水无冰。众生之外无佛，众生不知近而远求，譬如于水中叫渴也。’这就像国家并不是活在那面飘扬的国旗里，国家也不是活在经纬纵横的地图里，而是活在每个国民的心里。善念在心中，佛就在心中；就如爱国的激情洋溢于心中，国土上的山川文物就舒展于心中；而照耀着国土的日月星辰，都化成了心中的日月星辰。无论你离开国土多远，乡土始终活在你的心里和梦里。同样的，只要你以同体大悲的心去面对众生，那么，不管你离开佛像多远，佛陀时时刻刻都会闪现于环绕着你的众生里。”

稿于1990年

重修于2009年

## 北纬五十六度的星夜

在苏格兰中部的农庄，即使到了春末，每当晚风飒然而至，仍能令人瑟缩颤抖。黄昏时披上绒衣沿着泥径散步，尾随而来的盈儿像一只来自赤道，习惯了昼夜平分的树蝉，对日长夜短的北国风光，不断地惊叹：

“真奇怪呀，早上四点半太阳就升起来，晚上十点钟太阳才下山，要不是亲眼看见，我一定不相信有这回事呢！”

我笑着对她说：

“还有更奇怪的事，你从来都不曾见过呢。我们现在住宿的小镇位于北纬五十六度，只要我们再往北方航行，在6月21日夏至时到达北极圈，那个时候，一天廿四个小时太阳都会徘徊于地平线上。”

“真的会有这么神奇的现象吗？”孩子好奇地发问。

我点点头说：

“这是因为地球自转时斜着身子，夏天太阳直射在北半球上。你不妨闭起眼睛，想像地球如一只陀螺，从北极到南极的地轴，就是陀螺的钉。当地球这个大陀螺倾斜着身子，在绕太阳的轨道上旋转时，总有时候最上面的部分会一直面对着太阳。”

夜色渐浓，我借着大熊座的指引，找到了北极星，于是兴奋地告诉孩子说：

“在赤道边沿，这颗星太接近地平线，我们很难见到它的真面目。你刚才不是说过，不轻易相信自己不曾见过的东西吗？然而北极星不会因为你不曾见过而不存在呀。”

我接着向孩子解释：能够冷静观察与思索，不盲目接受未经证实的事物，是做学问正确的态度。佛陀在开导弟子时，也强调在接受他的道理时，先亲身去体验、审查、洞察，要深入了解真相，不要随便被主观的推测误导。然而，如果只凭借自己的眼睛来辨别是非，那么我们就难免会因为眼睛视物时所产生的错觉而失误了。太阳在东升与西坠时，比在天空的正中看起来较大，其实太阳的体积并没有改变。很多人固执己见，在分辨事物真伪时，以为只有亲眼见到的东西才值得相信，对于自己不曾见过的东西都全然否定。他们以为这种做法才最合乎科学，其实很多时候，他们都被自己亲眼看到的海市蜃楼和其他幻影蒙骗了。因此，自己不曾见过的事物，随便去深信不疑，是一种迷信。然而坚持一定要自己亲眼见到才相信，否则就不加思考地排斥，这种态度，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判断力过度迷信呢？

我望着蔚蓝的苍穹，轻柔地说：

“不要因为播下的种籽，不能立即萌芽茁壮，而否定了种瓜得瓜的因果律。你知道吗？只要一颗星曾经燃烧过，即使经过千百万年，即使这颗星已死亡了，它的光芒仍然还存在呢！”

稿于1990年

重修于2009年

## 母亲的脸是秋收后的田

黄昏悄悄到来，摇曳着棕榈的叶扇，把炎夏的暑气逐渐挥散。母亲每天到了这个时候，总爱搬动一张藤椅子，到庭前来纳凉。

我捧着妻为母亲煮好的菜，走到隔壁去，两个小女儿亦步亦趋，尾随而来。

我吩咐懿儿：“去向祖母请安问好，再亲亲祖母的脸。”岂料这小妮子匆匆走近母亲的身边，轻轻拍了母亲的肩膀就走开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好奇地问她：

“为什么你不肯吻一吻祖母的脸呢？”

她悄悄地回答：

“祖母的脸上都是皱纹，就像割稻机在附近的水田里收割之后，留下深深的轮迹！”

我走进书房，从书橱里抽出一本画册，翻出一页从空中拍摄的照片，交给两个女儿看，她们都兴奋地叫喊了起来：

“这张照片真美丽呀，那些线条就像迷宫的图案一样！”

我轻抚着懿儿的头发对她说：

“这是秋收的稻田，那些线条就是收割机留下的轮迹。刚才你说祖母的脸上都是皱纹，你觉得难看，因为你挨得太近，正如你在田埂上看到的，只是田里收割后留下的残梗，窟窿与泥泞。等到现实里的景物

与你的距离拉远了，你看到的将是丰收之后柔美的秋景，稻秸密集，轮迹光暗分明，相映成趣。现在你天天与祖母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这种日子平淡无奇。有一天你长大了之后，祖母已远离这个娑婆世界，到一个没有地图，没有路标，难定方向的天地里，到时你就会发现那些皱纹里，竟然深深地埋藏着无尽的慈爱。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，你们其实就是春风化雨之后，从水田的轮迹里茁长的秧苗，由黑土中获得了盎然的生机。”

我喝了一口茶，再说下去：

“懂得感恩的秧苗，不但要永远怀念为它们而结穗，也为它们枯槁的稻秆，还须牢牢记在心里，不要忘了播种、施肥、除草的农夫，不要忘了拖犁的耕牛，以及不要忘了许许多多看得见，与看不见的益虫。懂得惜福与感恩，生命才能发挥热力与光芒。孩子，你要记得，没有众生的恩惠，春景的旖旎，顿时会变成沙漠的荒凉！”

稿于1990年  
重修于2009年

## 田鼠又来袭

“亢旱刚结束，鼠患又来临，今年真的祸不单行！”吉北慕达灌溉区的老稻农向我诉苦。他的田里刚播的谷种，一半已给田鼠啃噬；另一块田里的秧苗，也被蹂躏得茎折叶残。爪痕斑斑的湿土上，鼠粪随处可见。这些猖獗的鼠类，就像跋扈的盗匪，利用迷药破屋行劫之后，还在扬长而去之前，在厅堂里撒尿拉屎，弄得满屋狼藉不堪，以戏弄侮辱受害者，令人咬牙切齿。

很多稻农深感困惑，为什么田鼠每隔三两年，就成群结队，不请自来，在田里大搞“黑色嘉年华会”，把水稻摧残。我每次都对他们说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缺乏持之以恒的一致行动。一般上农民都这么想：老鼠到别人的田里横行与我无关，只要在自个儿的田里多放些灭鼠药，自己的稻作不受干扰就行了。他们忘了田鼠流动性强，小区域或单家独户的行动，作用甚微，有时甚至毫无实效。鼠害防治的最佳对策，是展开大面积农田灭鼠运动，以防为主，并且持续不断。提倡综合防治鼠害，鼓励大伙儿在灭鼠运动中追杀田鼠。除了以机械与化学法灭鼠之外，还要加上生态学灭鼠法，尽量破坏田鼠繁衍与增殖的环境。在双季稻的田里，一只雌鼠每年能产四胎，每胎三至十七只幼鼠，雌鼠也能于生产后立即受孕。如果不以

长期破坏田鼠栖息地与抑制生长的方法去减低鼠类的密度，以及增高其死亡率，那么水田里三两年就“鼠口膨胀”，到处抢食，祸患无穷了！

老稻农走了之后，我不断思索：许多社会问题如走私、贩毒、抢劫、偷窃，也像鼠害一样，不能单靠个人的防范来完全杜绝罪案的发生。群体的醒觉，社会制度的改善，人心的净化才真正有力量去减低这些罪孽的扩散；就像只有通过综合防治，强调生态灭鼠，铲除田埂、沟壁的杂草，清理农田附近适宜害鼠繁殖的荫蔽场所，断绝鼠粮，保护鼠类的天敌，才是治本的善策。

诗人余光中说过：“我要攻击的不是一只老鼠，而是整个夜。”治鼠之道，要攻击的黑夜，其实就是充满我执的私心。只有抛弃自我的妄念，制度才能系统化，计划才能行动化，理想才不会永远是神话！

稿于1990年  
重修于2009年

## 花踪过处絮缤纷

### 之一

瑞献：

二十多年前初阅你的诗集《巨人》，只能凭借诗集封面上那只大拇指粗硕的指纹，去想象巨人令“涛声动魄”的身影。二十多年后，在花踪文学奖颁奖礼的晚上，当幻灯在银幕上映现了花踪的千姿百态时，我的内心蓦地风砂飞扬，我的胸中激荡着疾走的脚步沉稳的回响。我仿佛看见那巨人从你的诗中腾跃而起，迢迢千里，奔驰而至。他坚忍着“生存缩为日月的苦”，怀抱着梦幻与理想，向我们张臂呼唤，期盼以他的血汗，去“遍育翠朴的家园”。

惊涛裂岸之后，匿身于花踪里的海鸥，依傍着玫瑰的蓓蕾，仿佛在沉思。只有这只海鸥能够告诉我，究竟沾湿羽翎的浪花，是不是浓缩着先人漂洋过海时淌下的血泪？也只有这朵花踪里的玫瑰可以告诉我，花瓣上究竟是露珠，还是先人披荆斩棘时滴下的汗？而花香，究竟是不是转化自汗里的辛酸？

当我从小黑手中接过他刚领获的花踪，凝神端详观赏时，我的心中突然萌生一个奇想：我想问一问海鸥，“在那半个燠热的世纪”里，在南中国海上漂航的帆船上，这只海鸥，是不是曾经瑟缩在船桅上？它

的眼瞳里，是不是曾经闪现雷电交加的夜晚，船客脸上的惶恐与忧伤？

小曼说花踪焕发着铜的温柔，这句话传神极了。我细赏花踪后，发觉这铜雕的花序里，温柔的表层下，竟然深邃地蕴融着仁与恕的神髓；而这铜雕傲岸的锐角，竟然挺拔如我们的先人，在逆境中仍然不轻易颓然下垂的眉梢！

恭喜你，瑞献，你的花踪，不但把来自黄河流域的泥沙，在这个半岛上“筑成不破的磐石”，而且还把先人在筚路蓝缕，垦拓扎根，开花结果的艰苦历程中，闪现的泪影与微笑，雕塑成一朵立体的诗，雕塑成不凋的花季！

稿于1991年4月25日

附记：

文中引号内的文字，皆摘自陈瑞献（牧羚奴）的短诗〈巨人〉。

## 之二

小曼：

在花踪之夜，在天后宫的大礼堂，当幕幔缓缓而启之后，那片海天一色的湛蓝，那阵阵浪涛的低回与嗟叹，令人热泪盈眶。我仿佛感觉到南中国海吹刮的贸易风，随着潮声而来，把几个世纪里华族劳动先辈在烈日煎熬下，投奔莽荒的悲哀，翻掀为汹涌